

评点

话剧《平凡的世界》：寻求生命的光芒

□欧阳逸冰



涅克拉索夫在1858年的一首短诗中写道：“我的诗篇啊，对于流过眼泪的世界，你是活生生的见证，你诞生在心灵上暴风雨，骤起的不幸时分，你撞击着人的心底，犹如波涛撞击着峭壁。”

四对爱情与三层含蕴

把文学巨著《平凡的世界》搬上话剧舞台，严峻的课题是，如何用话剧思维，把百万字的文学故事重新提炼成只有3万字左右的戏剧故事。

小而言之，这是表现改革开放新时期爱的觉醒。改革开放的初期，突破僵化思维方式之后，承认个人自身的正当利益，特别是追求爱情的权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下就燃烧起来，而其中向往美好爱情的火焰大放异彩，是那个时期的鲜明特征。

面与现在对她的缅怀糅合在一起，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寻找着，伏在浸透苦难的黄土塬上呼叫着心爱人的名字“田晓霞——”那就在呼叫着那日夜向往的理想。

“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那是因为平凡世界的人们从未停止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他们像但丁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活得平凡，但我们绝对不能活得平庸。

四对青年男女的情感历史蕴藏着三层内涵，是孟冰在全剧架构中的独特建造，是全剧创意的精深表达，是对全剧主要人物形象的精妙雕琢。

大胆融入象征元素

导演宫晓东在这部戏里做了精心而大胆的创造性探索，使自己在导演艺术的攀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键是在他在转台的使用上，显示了新的解读。

剧中，宫晓东让他的转台负载着富有哲理的象征性含义。J·L·斯泰恩认为：“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和契诃夫，当他们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进行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却仍力求选择一种更加象征化的表现手法”。

宫晓东在转台使用上营造的“梦幻色彩”是什么？就是孙少平的那句话：“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还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生活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发生”。

磨盘和碌碡是黄土高原上农户最常见的劳动工具。这出戏的整个舞台就是一座巨大的磨盘和它托着的碌碡，核心就在一个“转”字上，转出了平凡世界里人们的挣扎、痛苦、奋斗、快乐、思辨……

人洞房的盖头。命运仿佛就是一个熊孩子，用手指轻轻一转磨盘，人们就这样地被撕扯着折磨着，就像上面的碌碡变成洞房那样乖张、荒诞。

特别要说的，还有不转之“转”。孙少安与贺秀莲那幅婚礼的巨幅画面，生动、逼真、丰富。此刻，整体磨盘并没有转，但是，这幅画面却不时地在上下流转。

结婚现场总氛围就是喧闹（乡亲们自带大海碗，拥挤在这里，吃着油泼辣子面之类的流水婚宴），它分布着九个视点，显示着多种不同的喧闹。

这拽下和递上，是第一次连缀大画面，面对三层场面，大声为新娘子造势，威风地将手中一卷纸（像是文件）拽到一层小道上低头吞咽面条的后生的头上，提醒他注视“领导”讲话。

磨盘与碌碡的左右旋转，巨大画幅的上下流动，在运动中编织出了悠长的、含蕴的、厚重的、无尽的、梦幻的画卷，令人看不胜看，感慨万千，难以忘怀。

《平凡的世界》的编导在自己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中，张开想象的羽翼，大胆融入象征的元素，显示了他们不断强化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力的自觉。

创作谈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沉思

谈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 □王勇

开天辟地新中国，一座丰碑问苍穹；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英雄。

不知多少次急忙走过天安门广场，也不知多少回匆匆瞥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可谁又知道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有这么一群石匠——从前跪着雕碑，如今站着刻碑；从前雕过皇官帝陵，刻过帝王将相，如今雕刻的却是人民自己，是人民英雄。

难道不应该为那些石匠，还有那些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们抒写、抒怀、抒情？

这是我在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上演)节目单上的一段话。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今，抑或是中外，各式各样为已故人物或重大事件而建立的石碑数不胜数。巴黎凯旋门是一座拱形门纪念碑，纪念拿破仑皇帝的军功和胜利；华盛顿纪念碑是一座方尖碑，纪念美国的开国总统；在中国唐代，乾陵前的那块无字碑，更是闻名天下。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个“高、大、上”的剧名，乍一看不禁生出十分的敬仰，但“敬仰之情”似乎跟“戏”沾不上边儿。不少戏剧界的同仁和朋友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更多的观众倒是想看个新奇。

的确，选材“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创作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时一刻的冲动。早在十多年前，我无意中接触到河北曲阳石匠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进而了解到曲阳是个石匠之乡，那里的石匠从西汉至今，祖祖辈辈以雕刻为生，从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历朝历代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雕刻印记。



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通过怎样的视角切入，选择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碑体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为线索，还可以浮雕创作者吴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松鹤等其中任何一个画家、雕塑家为素材。

人民养育了英雄，也造就了人民英雄；英雄来自于人民，也创造了历史。

石匠是人民的一份子，是最普通、最朴素的一份子，而由普通的石匠雕刻人民英雄才更有意味和意义。从小切口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从小角度表现大主题的恢弘观照，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的无尽感叹——这就是我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

再崇高的主题，再恢弘的叙述，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人”下笔、从“人物”出发。石老爹就是“这一群”石匠中的“这一个”，他很平凡，也想着他把祖传的石雕技艺传给后代，所以，他一心盼着在部队当兵的大儿子石富早点儿回来继承手艺，石富即安，平安是福，这就是他的此生追求。

他不完美，还记着他祖上几百年来的个人恩怨，还不认玉琴这个儿媳妇，因为这门婚事坏了规矩。然而，在亲人牺牲的震撼之下，还有玉琴“刻小碑”与“刻大碑”的感召下，石老爹最终走出了悲痛，抛弃了所有的个人恩怨，把自己对亲人、对英雄的爱都融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中……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从普通升华到崇高。

“汉白玉何其幸，塑造英雄铸辉煌；石匠老爹何其幸，雕刻英雄永颂扬。英雄从人民中走来，人民雕人民英雄相得益彰。”是的，汉白玉是幸运的，因为雕刻英雄，从此有了温度，不再冰冷；主人公石老爹是幸运的，因为雕刻英雄，从此伴随着亲人，伴随着英雄，也伴随着永恒。在戏里，石老爹、儿媳妇玉琴、大儿石富、小儿石贵、小儿媳小荷，还有孙儿小石头用接龙的方式，反复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是太阳、乌云、大风、高山厉害，还是石匠厉害？当然，这世上最厉害的自然是石匠，不，其实是人民最强大，因为，人民创造了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一部作品写好一个讴歌已属不易，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却希望能够写出“四个讴歌”。

行文至此，我想把节目单上编剧在末尾处的那句话，当作本文的结束语——

当再次路过天安门广场，再次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愿我们放慢脚步，默默地瞻仰……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the title '北京文学' and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Spine' (脊梁)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like 萧平不, 马晓忠, and 汪再兴, alo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articles.

Advertisement for 'Spine' (脊梁)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like 刘子胜, 潘世策, and 阎军, alo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articles.

Advertisement for 'Guangxi Literature' (广西文学)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like 冯艳冰, 任林举, and 罗云贵, alo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articles.